

來說「民歌」一二三事

柳南城

——韓著「音樂的中國」讀後

「書評書目」二十九期上，曾經有莫文先生很斗膽的提出了「文學之死」看法。從日後的回響看來，也的確有許多人都懷抱著和莫文先生相同的觀念。其實，這也沒什麼值得驚訝的，祇要我們的視覺領域放寬一點，同樣的觀念也可以用在「音樂之死」、「電影之死」或「戲劇之死」上。可以說，藝術之死在目前來說，實在是一種普遍的狀態，所以會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，我想還是應該歸咎於我們在這一方面的藝術工作者，在態度上不夠誠摯的緣故，否則也不會得不到社會上各方面的支持，偶而見諸報端的楚囚之鳴，反而有沮喪後輩的反效果。

基於以上的看法，我實在很敬佩韓國璜先生在「音樂的中國」（「志文出版社」印行）

一書中所持的態度，他對於國內音樂發展的現況固然不能滿意，但是並不因此而消極或牢騷滿腹，反而時時以中國音樂的前途激勵自己，在國外這樣「不宜」的環境中，依然興致勃勃地做著整理中國民俗音樂的工作，企圖為中國的音樂尋出一條復興的道路來。他說：「中國文人論樂，一向因循舊說，把音樂當作修身仙丹、治民良策，對音樂本身的理解程度，令人

置疑，尤其士大夫觀念的輕視民樂俗調，至使音樂發展偏畸。這種態度發生在帝王時代，是社會環境和政治制度造成，無可厚非，但是因循至今，則有待提出糾正了。」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韓國璜在「音樂的中國」一書中所持的態度，正像是音樂糾察員一般，鏗而不捨，熱情誠摯。

原本這研究民俗音樂的工作，應該是按「採集」、「整理」、「研究」及「發揚」的階段，循序漸進。要說採集，民國五十六年許常惠、史惟亮等人，曾有過一次大規模的田野採集工作，其工作的情形，散見於「尋找中國音樂的泉源」（許常惠著，五七年仙人掌出版社），「論民歌」（史惟亮著，五十八年，幼獅書店），以及「草原雜誌」第二期，可是，這採集的工作因經濟拮据，終致停頓了下來，唯一可「見」的成績，就是發掘了陳達這位民歌手，並替他出了一張唱片，（『陳達和他的歌』，六〇年希望出版社）。

要說整理和研究的工作，也不是沒有人做，目前陸續出版的，也有顏文雄的「臺灣民謠」（中華大典），楊兆禎的「客家民謠——九腔十八調的研究」（六十三年，東海大學民族音樂研究室委編，育英出版社），還有就是許、史兩位先生的上述著作，較通俗些的，也有「臺灣民謠精選——鄉土組曲」（黃春明撰文，六十五年，遠流出版社）。

按說民歌的整理，在民族音樂的發揚就是一件迫不及待的工作，可是却由於一般人因襲的觀念偏差，始終得不到支持。韓國璜說：「爲什麼一個中國人唱一首『羅莽湖邊』或『我的太陽』，就被認爲有音樂修養，而哼兩句『梁山伯啊祝英台』就被認爲粗俗呢？如果你有一點民謠音樂學的常識，你就會發覺這後者是多麼重要的研究資料，由它可以演繹出一連串的學問呢。」這門學問就叫做「民俗音樂學」（*Ethnomusicology*），韓國璜在他這本書中的第一部份，就介紹了這門在中國很亟需，也極欠缺的學問，除了深入淺出的解釋了民俗

音樂學上的觀念及其歷史演進之外，最珍貴的應該還是書中所附的有關資料，及重要書目提要。

我們喊出「文化交流」的口號，已是多年以來的故事，然而一向入超，祇見其入，不覺其出。現在在西方的音樂界裏，幾乎每個該知道的人都知道印度音樂並不像其國家一般面目可憎，這完全由於印度民族音樂家拉維·香卡（Ravi Shankar）的引進，四處發表演奏會，和小提琴家梅紐恩（Yehudi Menuhin）一同合作過一套兩張的唱片（臺灣有翻版），寫過一首「為西塔琴而作的協奏曲」（*Concerto for Sitar and Orchestra* 此地有鳴鳳翻版 MCM-73），最感人的是他領著他的團體，參加一九六七年蒙特婁流行音樂節時，當場為數以萬計年輕的觀眾，解釋印度音樂中，*Tabla* 鼓的節奏，以及 *Raga* 的曲調結構，披頭中的成員 George Harrison 與他的師生關係，迄今一直就因為印度音樂之因此被引進搖滾樂中，而傳為美談，我們從他在為孟加拉難民所舉行的慈善演唱會的唱片中，（*The Concert for Bangladesh*，此地有第一翻版 FL-2154）可以知道一般年輕人對他的尊敬。此外，牙買加籍的民謠歌手 Bob Marley，帶著他的樂隊，到美國唱出他對南美當今社會的懷抱，也受到搖滾樂界的尊敬與重視，（其作品此地有光美翻版 KM-2039, *Rastaman Vibration*），在音樂的貢獻上，是他將牙買加民謠中的 *Reggae* 曲調形式帶進了搖滾樂，受到千萬聽眾的接受，真正達到「文化交流」的目的。

我一直覺得，像拉維·香卡及 Bob Marley 這樣的做法，才是民歌在文化交流及傳統發揚上所應持有的態度。民歌來自民間田野，也祇有在民間田野，民歌才能够生存，而不是在配著鋼琴伴奏的演唱會裏。（因為民歌手身上從來不帶鋼琴）今天我們漠視它、扭曲它，將來在中國音樂史上，我們這一段是空白的，因為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有音樂，但却不是中國

的，也不足以代表二十世紀中國的音樂成就。日前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出了一張號稱「中國現代民歌集」的唱片。（余光中作詞，楊弦作曲），雖然歌詞有的是濃郁的中國風，但是在曲調方面，却走的是北美民謠吟遊歌手，如瓊·芭雅（Joan Baez）、瓊妮·米卻兒（Joni Mitchell）的歌曲形式，我們在聽完之後，會覺得心中很難過，因為民歌畢竟還是要用耳聽的，而我們所一直希望聽到的是像馬思聰的「牧歌」（四海唱片 GMS 1070）所能給我們的，對於鄉土的眷戀之情，而不該被裝在可口可樂的瓶子裏。（如果你說民歌無界，那麼可口可樂口口聲聲全世界的人每天都在飲用，比起民歌更要無遠弗屆。）但是，這種嚐試固然「應該算是」失敗了，起碼還顯示出我們的社會，也已經開始有願意替民歌作點事的苦心。假如說，中國音樂非要有王光祈、周文中或者韓國璜這些人，在國外才能整理發揚的話，我想，中國音樂即使不死，也如一縷游絲了。相信這不是我，或者韓國璜所願意見到的事實。

故國神遊第一集

故國神遊第二集

故國神遊第三集

現代中國正缺少一本報導體裁的遊記，我們看到很多年輕朋友對「老殘遊記」很有興趣，但我們覺得那本書的文學價值固然很高，可是他所報導的不是近代中國風物。華振之先生這套新的遊記文學出版後，正可以填補出版界的這個空白。這套書由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，三冊定價一五〇元，直接函購九折，劃撥一九二七四號，電話五八一六二八三。